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幻中遊 第十四回 藩司衙師徒再談心

卻說石生在成都，做知府三年。轉升了四川糧道，做道三載。屢有奇績，選遷了浙江的布政。是時廋兒，已轉生十三歲了。石生到任，簿書之暇，行文觀風。取的錢塘縣首卷就是程燾。石生喜其寫作俱佳，賞賜的甚是優厚。一日程燾來謝藩臺。石生聞其年幼，有些羨慕。請到內書房裏相會。程燾進得書房，向石生行禮已畢，石生讓他坐下，著人獻茶。石生上下打量，宛然是廋兒的模樣。開口問道：“賢契青春幾何？”程燾答道：“生員虛度十三歲了。”石生又問道：“入泮幾年？”程燾答道：“僥幸五載了。”石生又問道：“賢契如此妙年，佳章居然老手，可是宿構，卻出新裁呢？”程燾答道：“生員雖拙於作文，然深恥抄錄。”石生道：“文章既係盡出心裁，異日所造，應難相量。賢契的先生果是何人？”程燾答道：“生員幸承庭訓，並未曾投師。”石生聽其言談，又畢真像廋兒的聲口。心中愈發驚異。程燾細看石生依然是昔日的光景。但身係轉生，難以遽認。程燾因說道：“生員年幼無知，陡膽冒瀆，敢問大人籍貫何處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本司原籍黃州，寄居襄陽。”程燾又問道：“住在襄陽那街？”石生答道：“住在太平巷內。”程燾又問道：“太平巷有個胡員外，大人可曾認識他嗎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此人是本司的岳丈，賢契你如何得知這般清楚？”程燾答道：“胡員外與家君曾在京中同寓，是以知其端底。”隨即又問道：“胡員外有閑宅一處，裏面住著一位石先生，大人可曾會過嗎？”石生見程燾句句道著自己，便答道：“此人本司卻合他甚熟。”就轉問道：“我聞他有個徒弟名喚廋兒，後來轉生錢塘，不知歸落誰家了？”說到此處，程燾便不得不認，道：“大人莫非就是九畹石先生嗎？”石生道：“你莫非就是廋兒所轉的嗎？前世之事還記得否？”程燾答道：“月下賦詩，當堂質訟，為時幾何？竟至忘記耶？門生今日，幸得再見先生。但不知二位姐姐，還在彼處否？”石生答道：“他兩個已轉成人身，與本司結成夫婦了。”程燾道：“門生雖係轉世，兩位夫人意欲還求一見，不知肯相容否？”石生道：“那有不容之理，但須本司先為說明，以便請你進去。”石生說罷，轉入內宅。春芳便問道：“聽說老爺外邊會客，不知會的何客？”石生答道：“下官觀風，取中了錢塘的一個廩生，年紀纔十三歲。今日特來謝我，下官仔細盤問，方知他就是廋兒所轉。問到你姊妹二人，他還要求見一面，不知該怎麼樣？”秋英說道：“既是這般，就該請進來一會纔是。”石生便著家人，把程燾請入內宅。秋英、春芳兩位夫人，早在檐下相候。三個見面，彼此落淚。春芳道：“兄弟你轉生纔幾年，就長的怎模大了。”程燾道：“弟已係轉世為人，不料與二位姐姐，尚能相會一面。”秋英道：“這是數該如此，你我焉能作主。”秋英春芳領著程燾並參見了翠容夫人。程燾就要告辭。石生道：“今日這樣奇逢，那有遽去之理。”就在內宅裏設席款待程燾。石生作詩一首，相誇道：

聚首一堂尚可提，校書燈下仿青□，
形骸雖變元神在，素□依然一木雞。
程燾也作詩一首，相和道：
天形下覆如張弓，世事百年一夢中。
桃李公門猶在列，前緣寧敢付東風。

席終以後，春芳向石生道：“昔年廋兒上學，曾以金如意為許，老爺今日還他的罷。”石生道：“正該還他。”秋英道：“我收著哩。”立時取出，交與程燾。春芳道：“這是你程家傳世之寶，你前世上學時，無以為贄，我暗與程太夫人借用。許下十年以後，定去還他。今日帶去，務要交個清楚。”說完程燾辭謝石生而歸。

到了家中，程翰林與夫人問道：“你為何在衙門裏就住了一天。”程燾答道：“石大人見孩兒年輕，甚是喜歡。設席款待，所以未能早回。三位太太俱準我見。孩兒臨來時，三太太給了一件寶物。叫我回家交給母親。”夫人道：“是何寶物？”程燾從袖中取出一個紙包，遞與夫人。展開一看，卻是金如意一枝。夫人大驚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這金如意是咱家傳世之寶。十數年前，夢一女子借去。左右找尋，並無蹤影。生你之後，討得一簽，說此物不久還家。今日果然原物還來。但不知這枝如意，緣何落到石太太手中。我將來一定要問個明白。”這且不提。

卻說石生得了程燾這個門生，雖係新交，實屬故人。不時的請到衙門裏來敘談。是時正當春月，天氣清朗，人煙和煦。石生向程燾道：“聞得天台山，雁蕩係貴省的名山。同賢契一遊何如？”程燾答道：“大人既肯屈駕，門生理應奉陪。”石生於是揀了一個良辰。帶得程燾徑往天台山去。上的山來，一看，真正是奇峰插天，長溪繞地，名秀之致。與別山大不相同。石生道：“勝地不可空遊。你我須各人賦詩一首，以志登賞。石生遂口詠一詩道：

□茨遺蹤不復留，石梁勝景猶堪遊。
飛峰壁立可回雁，激湍奔騰似龍湫。
華頂龍從勝熊耳，玉霄鑿秀喻牛頭。
桃花洞遠無人到，誤入至今傳阮劉。
程燾也口詠一詩道：
曇華亭跡至今留，騷客梯岩時一遊。
玉閣參差堪宿雁，瑤樓層轉鎖靈湫。
碧林風動震人耳，瑤草繽紛滿嶺頭。
寒拾二仙足嘗到，一方蒙佑免虔劉。

吟詠已畢。石生誇道：“賢契此詩，可謂英年之作，倍勝老成。”程燾答道：“門生在夫人面前，不揣固陋，何異雷門擊鼓。”山上有一座古廟，名為天台神觀。觀內有道士，聽說藩臺大人上山，觀內打整的甚是干淨。就請到裏面獻茶。石生說道：“此山佳景甚多，一時難以遍覽。不知別處還有古跡嗎？”道士稟道：“小觀東南里半許，有太白金星的行宮。廟門前有石碑一統，上面有長就的律詩一首，風吹日晒，多少年來，字書總不磨滅。這卻是此處的一景。大人請屈駕一覽。”石生聽說，遂同程燾跟定道士，出了觀門，直上東南而去。走不多時到了廟前，見山門上掛著“太白金星行宮”六個大字的一面豎匾。門前果然有一統碑，碑上的詩句，真如長就的一般。卻又甚是□亮。石生向前讀其詩道：

時運亨通不厭遲，兩陰相助尤為奇。
天台雖異賢孝坊，須憶當年相面時。

石生念完了詩句，恍然大悟。纔知道曹半仙是太白金星變成的，並非俗人。遂進到廟中，禮拜了。遊玩一會，石生遂下了山。回入衙中，向三位夫人說知此事。秋英說道：“太白金星既這樣的點化老爺，老爺不可不仰答神庥。”遂立時把廟宇蓋的煥然一新。這且不題。

再說程燾，那日同石生上了天台，回到家中，把石生上山的事情，一一告訴他父親程翰林。說道：“石大人乃當代文人，一生卻有這些異事。”蘇氏夫人遂接口道：“咱的金如意，多年不見，忽然還家。難道就不是一樁異事嗎？恨我不能親見石太太，問個詳細。終叫我心裏發悶。”程翰林道：“這也不難，燾兒既是石大人的門生，便與石大人即係通家兄弟般。就彼此來往，也是無妨的。明日下三個請帖，請三位太太過來赴席。你當面問他，便見分曉。次日，程夫人果下啟來請。秋英稟知石生。石生道：“門生家不同別人，去也無妨。”

到了那日，程夫人又著人速請了三次。這三位太太盛飾儀容，午間乘轎過去。到得程宅門首，纔落轎時。程夫人早出二門來迎。三位太太，走入內宅。程夫人看這三位太太，真真是個個俊如天仙。又仔細把春芳太太端相，卻與當年夢中所見的女子一般。

又與程燁的神情相仿，心下更加疑悶。讓入中堂，相見敘禮讓坐獻茶已畢。說話之間，程夫人漸漸言及金如意一事。秋英太太說道：“今日蒙程太太厚愛，正該彼此談笑。從前已過之事，莫須深究。”程夫人轉問春芳，春芳總是笑而不言。席終以後，程夫人把翠容太太讓到別處，再三根問。翠容太太方把秋英春芳借屍還魂並馮兒投生錢塘的事，一一說了一番。程夫人纔知道程燁與秋英春芳原係前世姊妹，合石大人原係師生。平日提起師徒、姊妹四字，程燁不勝愴戚，正是為的這個緣故。自此以後，程夫人與石大人家三位太太，彼此往來不絕。

但不知石生在浙江後來做官如何？再看下文分解。